

Relearning Time / Khin Thethtar Latt, aka Nora (緬甸)

我生在緬甸這個軍事獨裁國家 - 我們的夢想、希望與自身都在這個國家中枯萎。這股壓力下，身為年輕藝術工作者，我想表達的慾望如此飢渴。愈努力尋找自由，我就知道我們沒有自由。當我以藝術表達自己，我了解到自己內在有許多阻隔障礙，那是來自文化、性別差異、政治情況，以及我們在精神上所承受的許多痛苦。

過去十六年來，我都住在仰光近郊的South Dagon，以仰光為活動中心，這裡的多數人口是中下階層的緬人。我的作品通常探索自己想要傳達的想法，及對政治現狀的批判。早期藝術行動以表演藝術為主，但同時也開始運用相機與攝影機創作，並成為影片創作者。身為影片創作者，讓我有機會認識社會不同階層的人，很久之後的現在，我才了解到這在多族群、多語言、多文化的緬甸，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。

2021年當全世界陷入疫苗與封城的論爭時，Covid-19在緬甸似乎已經不再重要，無人談論。我們面對的是更加憤怒、無力、害怕而焦慮的翻天覆地動盪。軍事政變剛發生時，我也曾組織藝術界的抗議活動，並一時失去行動自由。每天看到更多夢想，希望，這個世代與之前的無數世代，還有自己，在煎熬中枯萎。政變發生四個月後，我決定接受NPO組織的安排，秘密前往緬甸北方，位於緬中邊境上的一處村落。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來到緬甸北方。

研究過程摘錄：

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 and Remembered 是與其他藝術家共同合作的創作前研究計畫，探究 COVID-19 疫情時期留下來的影響。當我們必須面對 COVID-19 跟軍事政變時，許多事情促使我改變。

疫情之前，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我常常出門旅行。長久以來，我已經跟家失去聯結。當疫情衝擊我們的日常生活，我需要跟全世界一樣，待在家裡。突然獲得跟家重新聯結的機會。把我自己單獨關起來，令我感到焦慮。這是一段非常困難的過程，我總是試圖逃離所有情緒。

孤獨讓我學到了一件事，就是幫我更專注在生活的細節裡。很簡單的事情，像是學習、煮飯、打掃家裡，突然很細微地看到家中的每一件事。我開始珍惜我們習慣遺忘的許多小事情。這一點療癒了困在疫情中的我。這個經驗也帶給我重大影響。

因此我決定要展開一個實驗影片計畫，錄下簡單的日常生活。人們喜歡談大事、大活動、大時代跟歷史上的大人物。而非小事。然而許多小事物卻能從深層療癒你的傷痕。所以我想創造微歷史活動，我們遺忘又記起來的小事。我跟家的關係，就這樣開始。

我問自己：

1. COVID-19 疫情期間，我是誰？
2. 在個人層次上，我跟家的關係是什麼？

3. 日常生活的敘事裡，寫出什麼樣的微歷史？

2021年，當緬甸發生軍事政變時，我決定成為革命的一份子。不只是身為視覺藝術家，我也進行紀錄片拍攝。我得前往緬甸不同地方拍片，因此有機會遇到不同情境下的女性。有些女性因為丈夫在戰爭中去世，因此得擔起整個家庭。「家」的質地，跟「女性」的質地有關。因此我的研究重心，也隨之轉移。

當全世界陷入疫苗與封城的論爭時，Covid-19在緬甸似乎已經不再重要，無人談論。我們面對的是更加憤怒、無力、害怕而焦慮的翻天覆地動盪。軍事政變剛發生時，我也曾組織藝術界的抗議活動，並一時失去行動自由。每天看到更多夢想，希望，這個世代與之前的無數世代，還有自己，在煎熬中枯萎。政變發生四個月後，我決定接受NPO組織的安排，秘密前往緬甸北方，位於緬中邊境上的一處村落。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來到緬甸北方

這處Mai Jar Yan小村裡，多數居民都是撣人 (Shan) 跟克欽人 (Kachin)。緬甸境內除了緬人 (Bamar) 之外，他們是幾十個民族族群中最大的兩群。Mai Jar Yan村加入武裝革命反抗緬甸中央政府，已經有長達六十年的時間。自從2011年爆發的最近一波內戰以來，這個村子就嚴禁緬人進入這個區域。他們恨死緬人了。

然而因為2021年的政變與民主革命，卻讓我們有機會來到Mai Jar Yan，成為十年來第一批進入此地的緬人。這也是我作為緬人女性的人生中，首次進入其他族群的村落，首次接觸到這麼多「內戰反抗者」。在這裡，緬人才是少數民族，緬語成了最不重要的語言 - 村民們講得是撣語跟克欽語，店招牌上寫的是簡體中文字，最穩定的手機訊號是中國移動。

這波不穩定動盪為我帶來的，卻是一段難得的Relearning Time。我們都在重新學習何為緬人與何為族群；我的認同與他們的認同。這也許是整個緬甸民主運動大歷史中，一段不起眼的小插曲，但我相信這段過程有很多故事值得記錄，與我的國人及世界分享。透過「Relearning Time」計劃，我希望以緬人 / 青年 / 女性影像工作者的身分，透過影像紀錄，並重新思考緬北村落中不同族群相互探索、認識的過程。

在邊界，我住的地方同時也訓練對抗軍隊的青年反抗軍。因為遠離家鄉，因此他們都很想家。他們將給家人的信，寫在暫居的建築物牆面上。革命沒結束前，他們不能回家。那是一次心碎的經驗。

那是第二次轉折。當時我正在深思我們跟家的關係是什麼。我在這個完全不同的文化中開始拍攝。許多次經歷情緒崩潰，壓力爆炸。我也很想家。誰是家？哪裡是家？什麼是家？經歷戰爭跟 COVID 後，我更加珍惜小事物。整天待在家裡，是多麼渺小、簡單卻又幸福的事。

經歷三年的政治動盪、軍事政變與衝突，我想透過視覺呈現，進一步探索女人跟家的關係如何改變。這件作品奠基在先前關於女性與家的質地改變的研究之上。由於緬甸政治氣候

的不穩定，仍舊帶來許多創作上的限制。在許可的情況下，我將造訪遭到燒毀或毀壞的家屋，互動的對象包含社區中的老年婦女、仰光平民窟的中年婦女、戰爭區域的婦女跟隨機選擇的婦女。我期待在這段持續不穩定的時空中，跟這項實驗計畫一同成長。社群媒體上將持續追蹤更新互動紀錄與故事：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womaninhomebynora/>。

一開始的研究出發點，是希望能夠見到社區內不同年齡層的女性，重新學習我的知識，以及她們跟家的關係。但實際上，要跳過建立信任的第一步，並不容易。同時我自己也必須重新學習關於我自己，跟我是誰的問題。